



疑仙傳卷上中卷下

隱

夫

玉

簡

撰

夫神仙之事自古有之其間混迹固不可容易而測也僕偶於朋友中錄得此事輒非潤色不敢便以神仙為名今以諸傳搆成三卷目之為疑仙傳爾

明皇時李元者常遊華山下唯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有老父三人遮道欲留之乃問之曰君方與山下之人相親又何遽別元曰老父

輩殊不知相親必離也我今不敢背時而固離耳老
父曰君方食華山之藥又遊天台何所食也元曰我
在華山即食華山之藥在天台即食天台之藥也老
父知不可留遂命之藉草酌以濃醪以敘別元臨歧
而留藥三丸與老父三人謂曰當速食之乃上白鹿
而去尋不知所之後二老父即食其藥一老父不食
之經數月果死其二老父後皆一百五十歲方卒故
人皆疑李元是仙矣

蒲州賣藥翁者於蒲州手攜一藥囊賣藥不顯其姓
名人皆呼爲賣藥翁人買藥不得者其疾必不愈蒲

州富人王諭者性恬靜好道復長於醫術見此翁賣
藥有異常流因其酒炙命之欲問焉賣藥翁既至諭
家不揖諭而反揖一蒼頭諭以爲山野性不怪訝之
因酌一杯酒自起獻之賣藥翁大笑而接飲之訖乃
謂諭曰君欲問我夫便問勿待多禮也諭因問翁曰
翁不顯姓名何人也翁曰天覆地載之人也既稟天
地之氣爲人即姓人也名人也又何妄爲姓名也諭
曰攜一囊藥而治衆病何藥也賣藥翁曰人之病一
也何衆病也人假氣託體而生氣和即體和體和即
無病氣不和即體不和即有病病本唯和也

世○人○強○名○之○是○不○達○也○我○藥○一○也○蓋○達○人○之○病○由○一
也○故○但○以○一○治○之○諭○曰○有○買○藥○不○得○者○何○也○翁○曰○人
之○生○實○難○死○實○易○常○救○之○即○生○待○病○而○救○已○難○矣○復
又○病○久○方○救○焉○得○生○也○我○每○人○買○藥○不○與○之○者○蓋○救
之○不○及○也○夫○我○之○藥○者○人○間○之○藥○也○生○發○于○人○間○而
欲○餌○之○長○生○久○視○即○不○可○不○察○也○知○生○死○以○治○人○之
病○即○亦○有○功○矣○亦○我○自○幼○好○餌○藥○固○頗○識○藥○之○性○藥
之○性○識○即○可○使○不○識○即○必○反○害○人○諭○知○其○異○因○復○問
曰○適○者○翁○不○揖○我○而○揖○蒼○頭○何○也○翁○曰○蒼○頭○是○我○輩
之○人○也○我○見○我○輩○固○不○覺○揖○也○諭○曰○今○便○以○此○蒼○頭

奉○君○為○一○弟○子○可○乎○翁○曰○若○能○捨○之○與○我○我○亦○與○君
一○卷○書○諭○因○授○此○書○令○蒼○頭○隨○賣○藥○翁○去○蒼○頭○忻○然
而○去○尋○皆○不○知○所○在○諭○讀○此○書○大○達○醫○術○後○有○一○道
人○詣○之○堅○求○此○書○一○觀○諭○既○與○觀○之○道○人○與○此○書○忽
然○俱○滅○

張○鬱○者○燕○人○也○客○於○京○洛○多○與○京○洛○豪○貴○子○弟○遊○狂
歌○醉○舞○近○十○載○忽○因○獨○步○沿○洛○川○鬱○既○覩○是○時○也○風
景○恬○和○花○卉○芬○馥○幽○鳥○翔○集○於○喬○木○佳○魚○踴○躍○于○長
波○因○高○吟○曰○浮○生○如○夢○能○幾○何○浮○生○復○更○憂○患○多○無
人○與○我○長○生○術○洛○川○春○日○且○狂○歌○吟○繞○罷○忽○舉○目○見

一翠幄臨水絃管清亮鬱驚歎曰是何人之遊春也
言未絕有一女郎自幄中而出緩步水濱獨吟獨歎
鬱性放蕩不可羈束不覺徑至女郎前問之曰是何
神仙之女下陽臺耶來蓬瀛邪獨吟而又獨歎耶女
即駭然变色良久乃斂容而言曰兒自獨吟獨歎何
少年踈狂不拘之甚也安得容易來問鬱曰我天地
間不羈之流也少耽詩酒適披麗質詠歎固願聞一
言耳女郎即微笑指翠幄而言曰可同詣此也鬱因同
至翠幄內女郎乃命張綺席復舉絃管與鬱談笑共
酌芳樽及日之夕也女郎曰人世信短促邪春未足

秋又来纔紅顏遽白髮設或知人世之不可居而好
道之者實可與言也鬱低頭不對女郎乃歌曰彩雲
入帝鄉白鶴又徊翔久留深不可達島路遐長又歌
曰空愛長生術不是長生人今日洛川別可惜洞中
春俄與鬱別乘洛波而去鬱大驚亦疑是水仙矣
負琴生者遊長安數年日在酒肆乞酒飲之常負一
琴人不問即不語人亦以為狂或臨水或月下即援
琴撫弄必淒切感人李太白聞焉就酒肆攜手同出
垆野臨水竹藉草命之對飲因請撫琴生乃作一調
弄太白不覺愴然生乃謂太白曰人間絲竹之音盡

樂于人心唯琴之音而傷人心我本為甬不傷心不
知甬亦傷心邪足知甬放曠拔俗是身也非心之放
曠拔俗也太白本疑是異人復聞此語乃拜而問之
曰文者奚落魄之甚也心落魄也身落魄也生曰我
心不落魄身亦不落魄但世人以此為落魄故我有
落魄之迹太白曰文者知世人惡此落魄何不知而
改之生曰我惡之即當改之世人惡之我奚改邪太
白又曰文者負此琴祇欲自撫之以為樂也欲人樂
之也生曰我此琴古琴也負之者我自好古之音也
又孰欲人之樂也我琴中之音雅而純直而哀知音

之者聞之即為樂不知音者聞之但傷耳亦猶君之
為文也輕浮若蝶舞花飄豔冶如處子佳人王孫公
子以為麗詞達士即不以為文也太白曰我之文即
輕浮豔冶不足觀我之風骨氣槩豈不肯仙才邪生
曰君骨凡肉異非真仙也止一貴人甬復況體穢氣
卑亦貴不久但愛惜其身無以虛名為累言罷與太
白同醉而回明日太白復欲引之於酒肆共飲不復
見後數日太白於長安南大樹下見之方忻喜欲就
問之忽然而滅

葛用者常牽一黃犬遊歧隴間人或以酒飲之即飲

而不食好與僧徒道流談每至夜即宿于郊野道士
王奉敬仰焉忽謂奉曰可共乘此犬一遊也奉曰此
犬可乘也用曰此犬能行也因共乘之此犬忽然躍
身有如飛翥頃刻之間出中華之外約餘萬里至一
山峯岫奇秀風景澄靜有殊人間也俄共下犬攜手
入一洞中見奇樹交陰名花爛然峻閣高臺多臨綠
水俄又入一朱戶有三女子出迎之韶玉麗質實世
希有皆宛若舊識既延之登一樓俯翠欄褰珠簾設
碧玉牀命以瓊漿共酌仍三女子雜坐湏臾之間彈
箏吹簫盡去形迹乃將日暮皆已半醉用乃謂奉曰

此三女子者皆神仙之家也偶會於此山我知之故
與爾一詣今既共懽飲當復歸此若久留不可不慮
妨他女伴自遊戲也遂與奉俱出洞其三女子亦送
之於洞門用顧謂女子曰明年今日再相見既與女
子別復共乘犬回至歧隴間已三載矣用又謂奉曰
我一東遊耳君當住此言訖而不見爾後不復至矣
西川彭知微者卓鄭之流也家累千金唯生一女自
幼好道嘗白知微求讀道書仍欲奉道之教知微不
聽至年十六忽有一童兒乘一白鶴飛入知微家謂
其女曰我是道家人聞爾好道故來教爾女驚喜見

之且又聞欲教焉乃密藏此童兒及白鶴後數日一侍婢知其事問女曰何妖也爭可密藏設或父知其事得不以為私乎女曰但勿泄我當速問道後遣之因至深夜齋戒捧香以禮童兒童兒謂曰爾好道之心不退必當得道女謂童兒曰夫人學道必先讀書授法錄我且處閨闈間父不容如何也童兒曰爾能以心好道自然與好道之迹不殊也至於自古白日昇清天者又豈閑讀道書授法錄也夫神仙之道本必在自然之神性亦在自然之骨氣故不可不感昔西王母言漢武非仙骨而神慢也女又問曰處人

之世衣人之衣食人之食欲歸神仙之道不亦難哉童兒曰不然但能以心慕神仙之道其心一則已感動神仙也既感動而必錄之錄之者神仙錄其名氏焉知此則必潛有命故有餌术却粒而得之者苟修仙之侶深入空山遠離人寰草為衣裳日夜勤苦于焚修而其心乍進而乍退不一焉又雖餌术却粒亦何望哉女復禮而言曰然如是當以何教我童兒曰爾之神性已達神仙也爾之穀氣又非凡俗也爾今心若誓死而一必不久昇仙童兒言訖乃起辭曰神仙之道盡在此言也恭敬修之我今却去乃乘鶴飛

去其女謂侍婢曰我達道也當得道耳尋絕滋味去
鮮華常默然而坐忽一日失之不知所在

劉簡者齊人也家富而好道每聞天下名山有神仙
之迹必自策杖以一遊至于山中之藥無不服餌開
元初遊八公山觀其異迹忽逢一人自稱虛無子謂
簡曰我亦好道之流也偶此相遇當與君遊此後別
遊一名山簡得其侶深喜乃曰我好遊神仙之山不
期逢君迹如是耶虛無子乃謂簡曰自此東不遠一
名山甚有神仙之迹去遊乎簡因曰願隨之一遊尋
與簡東行數日但見山川杳絕人迹及至一大山息

之於山下虛無子謂簡曰已出塵世萬餘里也今與
君俱入此山必知與人間之山有殊也乃同前行遽
見一大橋甚高峻及登涉之兩邊欄檻並飾以珠翠
俄至一宅四面皆山峯如畫門上有牌題之曰虛無
子宅簡愕然謂虛無子曰何題吾子之名也虛無子
笑曰但且入此宅及同入其門見樓閣臺榭非世間
所有遽又引簡臨一流水閣內共坐須臾有青衣童
子數人侍立樽俎間唯珠果香醪而已虛無子指水
次一草謂簡曰只此草食之已與人間諸山之藥不
同矣簡乃切求之虛無子令侍童撥一小艇過其水

就水次取此草子以賜簡簡因藏于懷中起謂虛無
子曰吾子必此住我當回虛無子起別謂簡曰君休
遊名山訪神仙之迹但以此草子種之而以其苗食
之當得長生不必須待作神仙也虛無子仍曰君其
訪來路以歸庶不迷悟簡乃依其言訪舊路得還其
鄉乃以此草子臨水種之自採其苗服餌後百餘歲
髮不白一日忽與家人及鄉黨別而去不知所之

疑仙傳卷上
無子謂簡曰

疑仙傳卷中

隱夫王

簡其女撰

東方玄者荊州人也結一茅廬於南山下居之與其
妻范氏俱好道忽因一道流過於山中玄與妻俱請
至茅廬中玄乃削竹為脯汲水為酒以禮待道流道
流甚驚之范氏又叱一竹杖為一大飛禽乘之而飛
俄頃間復至攜一碁局來謂道流曰我欲與玄對碁
道流大恠因問曰何處去取此碁局邪范氏曰我往
南海邊女伴家取此碁局來道流曰女伴何人也范
氏曰此女伴亦有小術徃徃來與我戲吾師能暫伺

之即當至矣道流因又問玄曰此皆何術也君與妾
何得此事玄曰我昔偶娶得此范氏為妻傳我以其
術即終不知此范氏始自何傳之也道流方與玄語
空中有絲竹之聲湏臾見一女子容質佳麗自空而
下笑謂范氏曰何又招他俗流也范氏曰此道流過
於山前我偶命之不以東方玄也其女子曰何未對
碁也玄乃曰女伴但自去遊戲我且與此道流談論
其女子即便於面前以手畫地變為一大池周圍皆
長松翠竹隈其岸即芰荷芬郁中有一畫舸其女子
即自登之范氏遽以一隻履投于池中又變為一畫

舸各自游泳仍自鼓棹而歌其歌聲清切甚傷感人
道流乃泣下而歎曰我學道來十五餘年遊山訪藥
未嘗敢怠終不遇人豈知此女郎皆有此神仙之事
邪女子與范氏見之俱出畫舸而登岸似有不悅之
色相顧良久其女子乃叱其池其池與松竹芰荷及
畫舸皆應聲不見便仍與范氏俱各乘一竹昇空而
去玄笑謂道流曰吾師且歸勿久住此道流乃謝而
去之及來年道流又過此因訪焉山下人皆曰東方
玄已移家入遠山也

李陽者蜀人也學道十餘年志不退嘗于江邊見一

大龜白色如玉異之收養焉後三載此龜忽乘虛而
去七日復來陽乃祝之曰神仙之道玄之又玄固不
可鑽仰也余一自聞三清之景覽十洲之事知塵世
不可以依倚已十餘年苦心於虔禱也其如無髣髴
之迹以堅我心忽一日江邊見甬龜其色潔白如玉
本異之收養何今日忽昇空去又復來甬是仙家之
龜也當每去而復來若不然其永去勿復住其龜遽
又昇空而去經七日又復至陽深疑是神仙變化因
引之徐行于江邊遊賞忽一老叟遽問陽曰此龜我
所失也君何得陽曰我昔年於此水濱收得養之老

叟曰此龜能乘虛空而遊又能入水底而不濡濕人
若乘之可以遊萬里之外入四海之內也君既收養
已久我今與君君當試乘之但自訪神仙乘此即可
周游八極矣陽拜謝之其老叟忽然不見陽乃以一
足試踏龜背龜乃漸漸變身大如一牛陽因乘之龜
負陽走入江中陽見水皆自分流略不濡濕乘之數
日或入水或乘空約行萬里陽惧乃祝龜曰甬當負
我歸須臾之間舉目已見却復舊隱也陽既知此龜
有異因乘虛西邁又數日至一山上有瓊林瑤樹仍
見一玉池聞山頂上有人歌聲陽不測其事又祝龜

而回後又思仙境因乘此龜東邁倏忽間至一大川
四望無際中有山山上有樓閣入雲陽又惧不敢入
水而祝龜回蜀人頗怪陽去而復來有訪之以問者
陽曰我多在山中取樂耳人又問其龜者陽曰此龜
長生之物也我昔日在江邊見之收得以養雖色奇
而別無他異其問者又因至夜竊此龜去陽乃遠遊
不知所之

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七歲容貌
端莊而善于方響響其親族皆呼為方響女貴妃知之
因欲取焉父母問之方響女曰我豈是宮人邪揚妃

自與我同輩也那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憫無
以求尋後三年復至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
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我
故再來耳父母因曰爾若是仙家之人何來我家為
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因竊觀下界而罰
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母曰爾仙家
何樂我人問亦有富貴之樂爾奚不且住人間以慰
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邪我在上清無俗
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之外即每乘雲
御氣駕鳶鳳嬉遊天外時酌瓊漿亦有時詣蓬島上

天台揖嫦娥於月宮戲織女于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為樂殊不知富與貴但多事也况纔見生俄見死邪父母乃曰當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上之事且以生爾之父母為念女謂父母曰我若且住必不得還上清之宮闕也父母悲言之次忽不見其女不知所之

二書文警效文也

管革者趙人也少好道不事耕鑿多遊趙魏之間性不好謙恭而復辯恚忽因遊偶遇張果先生先生招之曰來管革革謂張果曰爾誰邪張果曰我張果先生也革乃曰張果何呼我也果因謂曰爾非不知人

間之禮人間帝王尚敬我也爾奚不敬然也革曰我且非人間帝王又焉能敬爾也果因命之同遊恒山革從之果乃令革閉目革曰閉目即可去遊不閉目即不可去遊也果曰柰爾凡体邪革曰爾凡体尚可去我又豈不能去果擲所策之杖變一青牛令革乘之革既乘之與果同入恒山果因引革登絕頂坐而問之曰人間之囂襍塵中之苦惱春秋之榮謝少老之逼促爾盡察之也何久遊趙魏不遠遊四極趙魏戎馬之郊也非道人宜遊若夫滌慮蕩煩欲先潔其形趙魏之地不可革對曰爾何為出于趙魏之間也

唯道人也不可隨地土而化我遊趙魏之間與遊玉清
蓬瀛不殊矣若其以他帝王而為尊以我匹夫而為
賤呼我之名氏談帝王之敬待即朝在玉清蓬瀛夕
屆趙魏亦佞之情生矣我又奚遠遊爾當遠遊以蟬
蛻俗事苟不遠遊必死人間必不能同我也果笑而
不對革又曰爾命我遊恒山者止欲一示我策杖為
青牛邪爾豈不知何物不可變化物之變化不可奇
自人而化仙者尚世世有之遽起不辭果而下絕頂
因便結草于山中居之後不知其終人或見之於
嵇山野人問帝王尚遊於西晉矣不

草衣兒者自稱魯人也美容儀年可十四五冬夏常
披一草衣故人號為草衣兒於泗水邊垂釣數年人
未嘗見其得魚尤異之或問曰魚可充食乎對曰我
不食魚但釣之也又或問其姓氏即對曰我自幼不
識父亦猶方朔也故亦不能作一姓氏也泗水邊皆
潛察其舉止草衣兒知之逃往漢江濱又垂釣江濱
人初以為漁者及又不見獲魚雖炎燠凜冽但一草
衣數年不易亦甚疑之又有問之者曰爾何姓名也
為釣在江濱已數年寒暄但一草衣又不見得魚何
也草衣兒曰我是草衣兒曰人呼我為草衣兒來

釣也釣不必在魚也況我自得之又焉知我不得也
我既號為草衣兒又安能更湏姓名也江濱人亦潛
察之草衣兒知之又逃往渭水垂釣水濱人見其容
貌美又唯披一草衣深以為隱者後見其不獲魚乃
疑之又有問之者曰君何隱也來渭水何也欲繼呂
望之名邪草衣兒對曰我性好釣魚自幼便以垂釣
為樂嘗亦釣于數水皆不可釣故來此水人亦見我
披草衣呼我為草衣兒呂望者是他見紂不可諫欲
佐西伯來此而待非釣魚也方今明主有天下無西
伯可待又何繼呂望之名也問者曰爾不待西伯待

何人也草衣兒曰我待一片石耳其人笑而不復問
後數日有一片白石可長丈餘隨渭水流至草衣兒
見之忻喜踴躍謂水邊人曰我本不釣魚待釣此石
也數年間一身無所容今日可容此身也乃上此石
乘流而去不知所之
朱子真者長安南山下有別墅焉家甚富松檜成陰
花竹雜植小橋架流水高閣齊岫雲子真常戴一葛
巾衣輕縠手攜一青竹杖自遨自遊以繡衣女子數
人隨之遇輿而便酌香醪獨醉人罕得見其面長安
有少年趙頴者不羈之人也既聞之遂造謁焉及叩

其門有一女僕出命之子真見穎問曰君何人也何
遠來此相訪穎曰我愛歌喜酒之人也每恨天地不
容花卉長春常恐平生有幽景不得一遊此外即雖
貴列鼎鍾不關我心也子真喜乃延之于一小臺共
酌金罍仍謂之曰君子遊狎之徒也多遊賞耳今欲
不用管絃出一小妓共觀之乃令二侍女取一對木
刻翫鳳飾之珠翠宛若其生仍有一女子金冠羅衣
便舉聲而歌其鳳即舞故流風回雪之態未及頃臾
金冠女子歌罷鳳亦止舞子真乃自歌曰人間幾日
變桑田誰識神仙洞裏天短促共知有殊異且須懽

醉在生前穎聞之不覺長歎子真乃令侍女於玉壺
中取一丸丹以賜穎曰服此且更遊人間二百年穎
拜謝之仍辭而回及鑿輿將幸蜀山下忽失其子真
家穎服此藥果得二百餘歲矣

丁寔者多遊洛陽自稱嵩山隱人髮白如絲而貌若
桃華色或問之曰君應百歲也何時隱嵩山寔曰我
本秦始皇時儒士也李斯勸始皇坑儒焚書以愚黔
首我即逃入嵩山遇一老叟謂我曰可令爾長生因
授我一丸藥我吞之至於今雖髮白而童顏不變故
不記多少歲也亦嘗識漢武時東方朔也方朔是仙

家一小兒性頗狂仙家惡之令出于人世我曾拜王
母王母有是言我故訪方朔以問方朔亦笑而不諱
我亦識劉晨阮肇之輩此皆俗人耳偶然誤入他桃
源洞終亦有俗心故不得仙也爾後好仙者多白日
昇天皆不復回我亦本非神仙故多不遇之人或又
問曰君既得靈丹何不為仙也寔曰我雖得長生之
道而且不得乘虛御氣之道固不能昇仙也寔每歲
至春和即必至洛陽城如此數十年人皆識焉祿山
將起兵寔謂人曰我又須逃胡與儒異也言訖而去
不復至人皆疑是地仙耳

疑仙傳卷下

隱

夫

玉

簡

撰

姜澄者不知何鄉人也常策一杖杖頭唯有一卷書
客長安近一年每與輕薄之流遊處自稱得道人棄
靜先生知之訪而責曰君何自稱得道人既不潔其
身滌其神而又塵雜其遊處烏何哉澄曰我身無穢
又奚潔也我神無擾又奚滌也不得道稱之即非得
道稱之又何非也葉靜曰何謂身無穢何謂神無撓
何謂得道邪澄曰夫荆玉溫潤自然也雖與衆石同
處故不穢又何異我身也濟水澄清本異也雖與濁

河共流亦不撓又何異我神也大道也固無欺詐我
既得道言之即達大道也葉靜又曰何謂達大道澄
曰可道之道非常道也常道即大道也我若以貴者
為貴以富者為富以賤者為賤以貧者為貧即非道
也我知天地間人自區別殊不識道之本也道之本
而生一氣一氣而生天地人及萬物今三才備萬物
覩其由道也我達之是以狎富貴不以為尊處塵襟
不以為卑但兀然混同而在人間此豈不謂達也葉
靜笑曰我以為君久在人間不復能論道矣君其出
塵寰塵寰不出墮君之迹澄曰我出塵寰非待君之

言我已出之三百年也葉靜曰君既出塵寰何在塵
寰也澄曰我暫來塵寰非不出也葉靜揖而退澄牽
其衣而謂曰君與今天子友也而友為人主君不教
人主之道而反以仙家之事誘之必欲使不治人而
好仙也君之非故不得以我之為非也葉靜復笑曰
休飾狂詞澄曰君休信狂迹我當休飾狂詞焉言罷
俱笑而分手後數日不知所在人有見之乘鶴度關
而去者

沈敬浙右人也自幼學道後遊鍾山遇一老姥謂之
曰爾骨秀神清心復正後十年當得道但修鍊之仍

與一塊白石教之曰但以山泉煮此石不停火待軟如藥劑即食之若未軟不得停火言訖而不見老姥敬竒之因于山中結茅而居汲泉以煮此石不停火十載此石不軟敬乃不煮忽一夜此老姥復來謂敬曰始教爾以山泉煮此石今何不煮之敬曰我自奉教十載煮此石而不可食老姥曰此石非常石不可得也君既得之何不虔誠息慮以煮即不待十載而可食若信之與疑交生於心雖煮之十載亦不可食也敬曰此石何石也如非人間之石自然有異可食既有異又何必煮之然後可食也老姥曰此石是瓊

樹之寶也不知誰得遺於此山被人間惡毒之風吹之故堅硬若以山泉虔誠煮之即復軟軟而食即得道矣敬乃拜謝之遽又不見其老姥敬遂齋戒汲山泉以煮之至明日其石忽軟仍香馥滿山敬沐浴而盡食之頓變童顏髭髮如漆仍心清體輕山中人皆怪焉後數日不見所之

蕭寅吳人也儀貌瓌偉常遊天下之名山自幼食松柏仍餌生朮不交世人性復孤子忽因遊終南山山中有一少女來問之曰我亦學道之人也今欲少問道中之事君其為我一剖析焉寅曰奚問邪少女曰

我聞之自古修道之輩皆言去聲色而獨彭祖述陰陽交接之事何是何非邪寅曰我平生未嘗接一女子言論何逢女子此間也少女曰昔彭祖得道之人猶容姝女之問今君何不容我一問邪寅乃曰黃帝令姝女以問彭祖陰陽交會之道彭祖之對亦不非也蓋知黃帝未能去聲色故因而對之亦實非彭祖有九妻也自古學道者未有不云上士下牀中士別被服藥百裹裹不如獨卧也如此則豈獨彭祖之一言可信也夫神聖尚待至一而感況神仙之道未捨世慾而欲求也少女曰古之有全家昇者天者有與

妻俱之仙者又豈無世慾也寅曰此即是神仙之家降于世而復歸神仙也非是百世修之而昇天之仙也少女曰知其然也我一女子可修習而得道乎寅曰可爾之身稟陰之氣而生託陰之氣而活如自守陰之道而不犯陽自然得其道也少女謝而去之寅遽出終南山以入蜀山山中人見其像貌有異多來問之寅又惡之而出以遠遊終不知所在韓業者常遊天下性好流水每止于流水邊秦淮內有一魚約長三尺其鱗五采每浮於波上見人即復沒業既來水邊人有謂之曰此水中有一異魚君識

之邪業笑而謂曰非魚也須臾之間此魚浮出于波
上五色燦爛其人復問曰此既非魚何物也業曰此
即是琴高之所乘白龍也琴高以此龍來命友也人
又謂曰琴高何人也業曰琴高者神仙也昔曾暫出
于人世或乘此龍于水中琴高恐世人見龍惧故變
此龍為魚由是世人以為琴高控魚也我今見此識
之人又曰知琴高命友者何也業曰琴高好流水又
遊于水今既出此龍于波上足知命友也業乃入水
於波中抱得此魚便于岸上結草以覆之至其夜人
復來觀之業與魚俱不見焉

吹笙女者常遊漢水邊容貌美麗年約十七八者碧
衣手掌捧一笙或凌晨薄暮即自吹之聲調感人但
維一小艇於漢水人或就之即遽入小艇而去在漢
水邊數年或去之經歲而返或月餘而復來水邊人
呼為吹笙女天寶初王懿者放蕩之子也自長安聞
專往訪焉及至水邊數日不覩乃悵恨而歎曰我於
長安中聞有神仙之女吹笙於此水故遠來欲一覲
玉容少聽鳳笙不期水邊寂寂杳無人迹何今日不
出蓬島而暫來此邪方欲盡興而回俄見此女獨乘
小艇吹笙自遠而至俄又出小艇遊于水邊懿乃漸

前進而言曰神仙女數年此遊何待也吹笙女回顧
懿微笑而言曰待君也懿因謂之曰我常多憂患不
喜人間欲遊物外又不知爾數年待我也吹笙女曰
人間何足恋少年樂未極已老矣老又有終爭如他
仙家僻在蓬萊處金銀宮闕之內駕鶴乘鳶以自嬉
遊息芝田會瑤池而又本不老亦無終何憂患之能
閑慮也懿因戲之曰爾能容我為一攜笙之奴乎吹
笙女笑曰君猶未省為老奴已多年也吹笙女即命
懿同入小艇去之後經數日吹笙女與懿復同來此
水邊遊水邊人有見之者懿謂人曰寄語長安中少

年我今被吹笙女攜挈而遠遊不復遊長安也言訖
與吹笙女復共入小艇吹笙而去自後不復來故不
知所之也

景仲者鄭人也幼好道但遊諸山以採藥服之未嘗
寧處後過陝州欲西訪藥焉陝州有一老父問之曰
君何遊也仲曰我平生好服餌神仙之藥常遊名山
以採藥今亦欲西訪藥也老父曰君不知神仙之藥
在十洲也非人間之山內有之也奚訪之仲曰老父
自不知古昔有餌朮餌黃精而得道者朮與黃精豈
自十洲採得也夫人間諸山之內神仙之藥無限但

人自不識復又不能一其志而服之且十洲之地爭如中華也中華在天地之中有天地中正之氣故萬物華而人不蠻夷中華之人得道世世有之且不聞蠻夷世世有得道之人也足以知十洲之事是漢武之時人妄說也又何信哉我誓于中華諸山內採藥餌之耳遂西行訪藥後二十年復東過陝州已鬢髮斑白未獲靈藥又有一老父問之仲曰我前西行過此一老父問我採藥之事今復有老父欲問我邪老父曰前老父問爾之藥今老父欲問爾鬢髮斑白又何怪仲曰我自幼好道為天地間人四十九年矣訪

山尋藥力倦心疲未能出人間故鬢髮斑白老父又奚問邪乃不顧而東行入秦山餌茯苓十餘年不出一夜忽鬢髮俱黑又體輕殊常因出山西行不覺一日至陝州乃復訪二老父尋皆偶之二老父俱笑曰訪藥老人已復少矣也仲方欲言遽不見二老父仲亦遠遊不知所之也

何寧者西蜀富人子也少好道棄家遠訪天台山學道十餘年復來家人問曰學得道邪何復來邪寧曰我自入天台山方悟道故不學而得之家人曰道可悟邪寧曰道不可學我今知道止在悟我今亦

知之矣道本在人之性也人之性有道即終得道人之性無道即終不得道我性有道固得之也既復在家唯食鮮果飲酒焉其後每至木葉落塞鴈來風悲日慘即歎曰人間須有此時以傷悽人也乃策杖而去及其春至景和紅花綠葉堆林積叢即又復來後因鄰人有死者聞哭之哀以問家人家人白之寧遽起于杖頭取一藥囊出一丸丹急使家人令納在死者口中鄰人死者得藥尋復蘇寧乃辭家人曰我今復遊天台不來矣爾各當自愛又出囊中藥普與家人謂之曰且可百歲既去人有郊野見之乘一虎去

者果不復還得藥者後皆及百歲焉
姚基者魏人也性奢逸不拘少好道因遊洞庭逢一道人謂之曰爾奢逸不自檢束又好神仙之道何也基拜而言曰我好奢逸者身好道者心我終求奢逸之事以樂我身亦求神仙之道以副我心道人曰我今俱授之與爾爾當俱勿授人基再拜之道人因袖中取一小玉匣內有書一卷以授基曰讀此盡得之也基因跪受以讀見九轉神丹之法復有燒金之術基問道人曰神丹服之得道信有之否銅鉄為金有之邪道人曰銅鉄皆可為金者亦猶人之賢與不肖

皆可為仙況銅鐵純一之物也君但鍊藥服餌以燒
金焉基因復魏以居鍊藥燒金數年間家大富仍却
老而少每至花時月夜即以旨酒佳釀命賓侶狂歌
醉舞或選幽景以出遊即乘駿駟以女妓絃管後隨
盡興而方返至於家人亦被輕暖厭百味矣後忽因
出遊復遇昔洞庭之道人基遽拜而問之曰吾師何
久不來邪道人曰爾之奢逸未息固不來適過此偶
覩君之面基曰我奢逸不見吾師來固未息道人曰
今當息之基笑而與道人俱至家廣陳錦繡出珍寶
命酒有絲竹盡其懽醉明日道人與基皆不知所在

家人無以求尋焉

讀山齋卷下

卷下無以本字題

西

戊午新秋雨天林香

莊誦一過

山海明



行滿一羽 滋益

艾水乾葉 呵吹 荊竹



